

資本主义文明的衰亡

錫德尼·韋伯合著
貝特麗絲·韋伯

上海人民出版社

資本主义文明的衰亡

錫德尼·韋伯合著

貝特麗絲·韋伯

秋 · 水 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年

3074-263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
THE DECAY OF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NEW YORK

本書根据紐約“赫考脫·布萊斯公司”1923年版本譯出

資本主义文明的衰亡

錫德尼·韦伯^{合著}
貝特麗絲·韦伯
秋水譯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興興路54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01號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開本 850×1168 公厘 1/32 印張 5 1/2 字數 120,000

1953年12月第1版

195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0

統一書號：3074·263

定價：(十三) 0.96元

封面設計：趙晴

出版者的話

韦伯是英国改良主义者組織“費边社”的“理論家”，也是三十年代英国工党两次执政时的重要人物。本書作者企图从資本主义社会中工資劳动者的貧困、社会各阶层收入的不平等、个人自由的悬殊以及資本主义制度下道德与社会风气的敗坏和战争的破坏等方面，分析批判資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罪恶，但是，作者在批判資本主义的罪恶时，仅在表面現象上做文章，而不敢触动这一丑恶制度的本质，因此反对用革命的方法来消灭資本主义制度，而主張用改良主义的方法来和平改造資本主义，因而实质上是主張通过种种改良主义措施，来欺騙和麻痹无产阶级，削弱和瓦解劳动人民反对資本主义的斗争意志，从而达到巩固資本主义制度的目的。在本書中，作者也攻击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翻譯本書出版的目的，是供研究和批判“費边社”改良主义思想的参考之用。

序

关于这本小書，我們可以預先排除一种显明的批評，說它不是“建設性”的。它的目的，本来就不是提供一个建設的規劃。关于这种規劃的詳細情形，讀者可參閱本書后面广告所列各書，特別是“大不列顛社会主义共和国宪章”和从另一个方面来立論的“穷困的防止”；或者，參閱以政治綱領的形式提出的英国工党小册子“工党和新社会秩序”（倫敦爱克萊斯吞廣場 33 号出售，每本 3 辨士）。

本書承許多朋友惠予帮助，我們在这里謹志謝忱。他們的姓名都沒有提出，并希見諒。但我們不得不向我們的老朋友和老同志蕭伯納先生，表示最衷心的謝意，他曾在普选当中當我們忙于別的事情的时候，慈惠地担任了本書的校訂工作。

1923 年 1 月于威斯敏斯特，

葛罗斯芬諾路 41 号

目 录

序

导論.....	1
第一章 穷人的貧困.....	7
第二章 收入的不平等.....	15
第三章 个人自由的不平等.....	41
第四章 資本主义制度的初步成功.....	57
第五章 資本主义制度的最后失敗.....	77
第六章 資本主义制度是战争的一个原因.....	137
中英名辞对照表.....	167

導 論

每一代的人們，都有这样一个幻覺，以为他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制度，在某些特殊意义上，都是“自然的”，不变的和固定的。可是，多少千年以来，社会制度一直是連續地兴起、发展、衰亡并逐漸地被更适合于当时需要的其他制度取而代之。这本书指明，我們这些自認爲最文明先进的国家，也同我們的前人一样，必須经历这种无穷变化的过程。正象古代苏莫尔人的、埃及的、希腊的、羅馬的以及中世紀基督教的文明已經消逝一样，我們現在的資本主义文明（它和过去的文明一样是会死亡的），正在我們的眼前崩潰；这种崩潰，不只是在圣保罗大教堂的道督所解析的、战争所帶給我們并可以用真正的和平来挽救的“腐蝕性的崩潰”中进行着；并且是在战争虽可加速、我們或任何东西却不能阻擋的时代逐漸变迁中进行着。現在的問題不是我們現今的文明是否会变迁，而是‘它将发生怎样的变迁。’它可以通过深思熟虑的适应过程，逐漸地、和平地过渡到一种新的形式。或者，假使是由忿怒的反抗来代替这种适应的話，它可以整个垮台，使人类从社会紊乱和騷动时期的更低的水準上，来痛苦地建立新的文明，而在这种社会紊乱和騷动中，不只是旧秩序的弊病，而且連同它的物質的、知識的和道德的成就，都将喪失殆尽。

不幸的是，那些承認变化是无可避免的这种一般命題的人們，

却不能了解什么是这种变化的规律所适用的社会制度。对他们来说，财产私有制是一切可能有的文明的基础，意思就是说，它与人类天性是那样密切地联系着，以致只要人还是人，它便与地球绕其轴心转动一样，是不会腐朽或被别的东西所代替的。可是，他们把位置弄错了。我们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并不是个人财产的获得承认或获得保障，而是社会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

我们现在不妨冒着卖弄学问的嫌疑，把我们的意思，作出一个定义。我们所谓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制度，或者我们所乐于称道的资本主义文明，意思是指工业制度和法律制度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广大的工人群众被彻底剥夺了生产工具的所有权，以致沦于工资劳动者的地位，他们的生存、安全和个人自由，好象都取决于在国内占相当小的比例的一部分人的意志；这种少数人就是那些以谋取他们自己个人的私利为目的，占有并通过合法占有来管理社会中土地、机器和劳动力的组织的人们。

土地和其他生产财富的工具，变成了人数相当少的一个阶级的私有财产，并且这种占有所带来的公共责任，并不比一只表或一根手杖的占有所带来的为多；这种私有制构成了社会中其他的人们赖以谋生的那种局面的基础；而且，这种私有制又带来了对于作为国家命脉的商品及服务的生产和分配的管理权和组织权——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意义——这种惊人的局面，远不是人类的历史上万古长存和遍地皆有的，它之成为美国文明的特征，只是最近三、四个世代的事；而在欧洲，也只是最近几个世纪的事，在这个时期，由于乡村中土地租佃和农业方面的封建制度的逐渐没落，以及城市里工商业行会组织的重要性相对地降低，以致遗留下来的基地，被商业的冒险漫无约束地窃据了。我们知道，欧洲在封建制度和手

工业行会兴起以前，它的文明，是建筑在奴隶制或农奴制、家长制或等级制度等不同形式上面的。这些制度，在那时，好象是在人类天性里生了根似的，也好象和现在的资本主义一样，是不变的。再者，它们都维持了好几个世纪之久，并且被设想出来和被纳入国家和教会的组织中作为社会中的神圣制度，在这个制度中，从皇帝和教皇一直到农奴和奴隶，每个人在利用他的谋生机会的时候，都对上帝负责。在英国，商业的窃据，虽然在亨利七世时就开始了，但只是到乔治三世称帝的时候，才强大起来；一直没有在政治上和宗教上当作象过去持久的制度那样加以承认和组织起来。想出它来的那些圣贤们，也象政治经济学家一样，宣称它是与教会无关的，并且立法者也可以不管它：它的活动是不受宗教信仰和法律所制约的。它在这些毫无隐讳的海盗式的措辞下，来保障人民的生计，但这种活动并不是它的目的，而只是它忠于迅速发财致富的原则的偶然结果。它要求人们容忍它存在的唯一理由，是它在达到这个主要目的上获得了成功。

本书的论旨，认为这种商业的窃据，虽然从来没有完全达到它的主要目的，并且在许多地方，由于各种粗暴的情况，还违反了这个目的，可是，确实有一个时期，大约是在十九世纪的中叶，那时可以说它在过去 100 年当中总结起来确为业已大大增加了的人口带来了物质文明的惊人进步。但是我们必须补充说，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它就一直是一个败仗接着一个败仗地在后退，把它打击得越来越绝望的，就是它亲自建立起来的文明和培养起来的生产力所产生的社会问题。简单地说，它未到成熟就已衰亡了，在历史的记录上，资本主义将不会被认为是一个划时代的纪元，而只是当作一个插曲，并且大体上，还是两个时代中间的一个悲惨的插曲，或黑暗

时代。由于沒有一位个别占有者承認自己是一个独裁者，我們根据即将說明的理由，必須补充說，这种独裁是階級的独裁，在为私人利潤服务的占有制面前，个别資本家也象工資劳动者本身一样，是束手无策的。他对于竞争的資本主义力量的控制，归根到底，并不比水手控制风力做得更好些。但是，由于这种制度使得每一个占有者都成为了特权階級的一个成員，并且由于这个階級一旦放弃了它的特权之后，更有利的局面就会起而代之，所以，要这个階級的各个和每个成員对这些特权所产生的后果負責，并不是完全不公道的。

全世界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主要地就是反对資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一种革命。

我們相信，現在最先进的民族，無論在知識上、品格上和智力上都已成熟，足以廢除这种社会关系，以工业的民主来代替工业的寡头統治，以替大众服务的动机来代替金錢私利的动机。我們認識到，我們曾經有过，而且在世界上大部分的地区現在还有着其他的独裁，比起騎在工資劳动者的头上占有生产工具的独裁来，其动机还要恶毒，其后果带来还要大的灾害。这就是奴隶主对奴隶、征服者对被征服民族、专制帝王或寡头統治对全体人民的压迫；这些压迫是建立在一个人或人数有限的貴族階級、或其他只占少数的民族、階級或信仰对于政治权力的壟断上面。貫串在这些压迫制度之中时起时伏的，是家庭中男人对女人、父母对子女的专制。这些单独的、互不相同的人压迫人的形式，每一种都体现在特殊的經濟、政治或社会的法律和慣例当中；在以男子为中心的每一个民族中，都激起过革命运动和改良运动，以糾正它的缺点。社会主义者，只要他們是忠实于社会主义所根据的民主主义的，都同情这些

运动,并亟愿贊助它們。他們了解到,在社会正常发展的过程中,廢除把人当作动产的奴隶制,政治民主的建立,以及妇女的解放,都必須在任何工业民主普遍实施之前实现。这一个或那一个比較显著的独裁的存在,掩盖了生产工具所有者对于那些依靠使用这些工具来謀生的人們的独裁,因而必然也轉移了对資本主义特有的罪恶的注意。但社会主义者的主要目标,是集中注意来面对着目前甚至在最先进的民主国家里都存在的一种特殊的专制,即比較小的富人階級对广大穷人群体的专制。

社会主义者控訴工业資本主义制度以及以它作为基础的社会,共有四大理由:历史証明,国家的貧困,虽然可能有其他一些原因,但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大部分的人民一旦被剝夺了生产工具的所有权,那末,即使生产总量相当巨大,广大的人民群众仍然是生活在穷困之中,并且他們中間的大多数将是永远受着飢餓的威胁。第二,在与有产階級的享受和奢靡以及那个階級里一些人們无耻的游手好閑相对照,这种穷困和它带来的风险,就更令人感到憎恨和侮辱。但資本主义的最恶劣的情形,还不是工資劳动者的穷困,也不是财产所有者的奢靡,而是,第三,在无产者和“靠占有权过活”的人們中間,存在着个人自由方面的显然的不平等。每天或每周靠接近生产工具以維持全家生活的、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一点鐘又一点鐘,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逐渐发现他們竟在那些占有这种工具的、人数相当有限的階級的命令之下工作。而这些命令的制裁,并不是法律上的处罰,乃是所謂自由抉擇的結局——餓死。这就是工資劳动者所申訴的“工資奴隶”的意义。第四,社会主义者深信,資本主义制度,作为組織商品与服务的生产和分配的一种方法來說,在科学上是站不住的,并且是和人

类的精神发展根本不相容的。

我們将在下面,把这显明的四害,即社会主义者所深信的資本主义社会組織先天具有而又可加以証明的四害,相繼地加以研究。其中三种将首先論及:穷人的貧困、收入的不平等和个人自由的悬殊,这三种禍害都經常地与人民群众被剝夺了生产工具所有权的事实,具有密切的联系。在这以后,我們將要指明,資本主义制度,在增加国家的財富方面,虽然有过初期的成功,但結局还是失敗,就是在提高商品与服务的生产量到最大的程度这一点上,也是这样;因此,它不只是違反了它自己所抱的目的,并且,由于它完全倚仗着占有者个人金錢掠取的动机,变成了国民道德和国际和平的敌人,并且事实上也成了文明本身的敌人。

第一章

穷人的貧困

資本主义的社会組織突出的和完全出于意料的结果是，在国内产生了普遍的貧困。整整一个世紀以来的經驗，在欧洲和美洲最先进的文明里，都同样地显露了这个事实，就是：普遍的貧困，这是由于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了生产工具所有权以及这种所有权到处集中在相当小的有产阶级手中的结果，或者至少是它們带来的一般副产品。这当然不是說，很低的生活水平和迫切的飢餓的灾难，是資本主义特有的現象。在生产工具公有的或生产工具較普遍地分配在那些賴以謀生的人們手里的、更原始的社会里，經常的貧困和周期性的飢荒，也是常有的事。不过，在这些落后的社会里，生活的艰困和風險，还可以归咎于人們控制自然界的能力的不足，如旱灾、水灾及疾病等；或归咎于天然物資的缺乏，如肥沃土地及矿产的缺乏，或气候的恶劣等；或者归咎于应用科学的未发达，以致人們不能有效地利用現有的資源。但資本主义的工业組織却把我們弄糊涂了。这种組織发展得最完备的国家，都享有丰富的天然物資，并大大地利用科学来使它們为人类服务。就这些国家整个来看，这样生产的綜合财富，是相当巨大的。可是，虽然有了这些有利条件，人民的物質状况，总的說来，却很少得到改善；有的

时候，在无所约束的资本主义之下，实际上还要更坏。我們有理由認為：自耕农和自己当家作主的手工业师傅的时代的英国，虽然存在着各种匱乏和有各种缺点，比起生产工具所有者和組織者的“自由企业”发展到最高峰的、十九世紀上半期的英国来，为实际的多數人民供給了更多的食物，更有用的衣服，更多的光，更清洁的空气，更愉快的环境，并且，事实上甚至供給了更大程度的个人自由。

工业革命的結果

这种越来越坏的情况的悲惨过程，在关于工业革命的一切記載中，都有所描述，在这个时候，資本家作为土地、机器和人的劳动力的无限制的剝削者，称王称霸，同时又給普通人民带来了比任何战争所带来的还要惊人的长期痛苦。仅就英国來說，在現在的一代里，关于 1760 年到 1850 年間情况的叙述，已成了历史課本中索然乏味、令人生厌的教材，这不只是工人学习班的历史課本如此，甚至女子中学的历史課本，也是这样。但是，假使我們了解了当时的情况，那末，在写到它的时候，就很难不动感情了。幼年儿童在紗厂里輪班地遭受摧毀；男人和女人，男孩和女孩，在矿井里和鉄厂里，被乱七八糟的劳役削弱着和摧殘着；多少家庭，由于很不适宜的住在拥挤不堪的貧民窟住宅里而淪于墮落；經常反复到来的就业不足和失业，以及随之而来的飢餓和死亡；食品掺杂，空气染毒，飲水沾污，日日夜夜見到的、听到的，都令人憎恶：这一切都是在十九世紀初期的工业英国司空見慣的事情，而一再发现这种情况的，不是多情善感的慈善家和黃色报纸的新聞記者，而是部会的視察員和議会的調查团。常被人們遺忘的是，类似这样的禍害，在

今天欧美各大城市贫民窟的工业人口中，基本上还继续存在着，而其范围则肯定地大大超过了1800年到1840年间在同样条件下所发生的。

再者，随着资本主义制度而来的肉体的痛苦、事故和疾病，还不是它的最大祸害。“穷人的毁灭就是他们的贫困”这句话并不只是指物质方面而言。对于冰地上的英雄豪杰，或沙漠里的圣徒，生活条件的缺乏以及极度的艰难困苦，还可以借精神方面的兴奋、个性方面的发展和个性主动性与进取心的不断发挥，来得到调剂。对于古代社会里的自耕农和自己当家作主的手工业师傅，洪水、旱灾、瘟疫、畜疫或虫害，虽然可以产生浩劫或飢荒，也还可以产生友爱和鼓舞生活精神。可是，现代的工业制度，却一代又一代地摧毁着那些在这个制度下的受害者的人们的灵魂。现在有一种道德方面的毒气，其能致人于死命不亚于物质上的毒气。就在我们的这个日子里，欧美大城市贫民窟里的居民，（他们的人数在一代一代地增加），不管他们愿意与否，都不得不葬身在那鄙街陋巷的丑恶、秽浊和紊乱之中。他们从婴儿时代起，就呼吸着酗酒的和色情的、偷盗的和诈欺的空气——虽然，可能偶然有个别道德超群的人，忧伤而又不沾染毒素地生活着，可是一般的人，在思想和肉体方面，都是中了毒的。因此，社会主义者所抗议的贫乏，是品格的堕落，精神的败坏，人类个性本身的毁灭。

这些祸害不是有意带来的

在本章开始的一句话里，我们提到资本主义的那些惊人的结果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事实上，它们是太坏了，坏到在任何文明的阶段里都不可能由人们有意地把它带来的；更不可能在富于人

道主义和自由主义情緒、富于智力发展的热望的时代，如象从伏尔泰和卢梭到雪莱和柯布登的事业所标志的那个时代，有意地把它們带来的。正如易卜生戏剧里的法官所說的，“这样的事情不是人干的。”可是，这样的事情，居然做出来了，并且还繼續在做着，这可由一个事实得到解释：資本主义最初的效果，还能和某些自然的結果相符合，还帶有一点正义与合理的气氛，还能适合于人类尙沒有受过教訓的道德感，并且伴之而来的是对于企业的約束（指封建制度对于企业的約束——譯者注）的崩潰——这种崩潰只有有經驗的政治家才能了解其合理性。假使有甲乙两人，在其他条件相等之下，甲变成了穷人，乙变成了富翁，我們的正义感就会吃惊，我們的怜悯心和义憤就会被激发出来。可是，假使在两人收入方面互相掉換了位置，甲和他的家庭却变得令人退避地肮脏、酒醉和愚鈍，而乙却变得衣装整齐，并且邀請我們享受由他的衣服华丽的夫人和小姐們所主持的愉快招待；假使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明显地和直接地由于甲的生活超过收入过份揮霍，而乙則每年从事积蓄，那末，1,000人之中，就有999个人認為：这种恶果和酬报，具有詩意的公正；甲的穷困是咎由自取的，这穷困是对于他的罪恶的应得的社会合理制裁；任何人都能够象乙一样地得到兴旺，假使他們决心效法他的話。此外，假使乙推翻了一种很明显的封建专制，并为所有象他这样的人們，爭取到了与他們的善良品質相称的优越的政治地位，那末，就会随之产生一种进步的和开明的有力印象。

除非不平等的現象，到了极不合理的时候，人們是不会怀疑甲的败落乃是結果而不是原因；也不会怀疑乙的兴旺乃是原因而不是結果的。如果一条街上的一个嬰兒，在出生之前实际上就占有

100 万英镑，而一个从 8 岁一直辛苦工作到 80 岁的妇女却被别人所抛弃，以致死在劳动救济院里，那末，十八世纪的乐观主义就会开始失掉信心了。

可是立刻被人宽恕了

可是，就在这种乐观主义已被动摇的时候，它也没有投降。它移转了它的阵地，并且开始辩护说：穷人的贫困，是人类状况的一般进步所无可避免的代价。幸运的人们，对于那些对别人遭受的苦痛作出解释的各种托辞，只要这种痛苦是为维持他们本阶级或本民族的利益或地位所必需时，好象是无止境地乐于接受的，甚至具有高尚理想和伟大志向的人们，也是这样。在美国南部拥有黑奴的州议员中，还有一些品德特别高尚、学识特别优良的人们，他们直到李将军在亚坡马托克斯法院里投降的时候，还热情地深信奴隶制度和奴隶市场是社会秩序唯一可能的基础，在他们眼光中，这种秩序好象是现代文明不可缺少的东西。1914 年到 1918 年时，在德国的大学和军队里，确有一些道德高尚、学识优良的人们，真诚地认为：对中立的比利时的侵犯，对占领地区的洗劫，对平民的强迫劳役，和对载客船只的轟击，都是德意志作为支配世界的强国，为完成其文明的使命所必需的但又是遗憾的附带事件。我们同样地看到：象布莱特和柯布登这样的爱国人士和追随他们的一些好心肠的资本家，正在宽宥和辩护那些与他们过去所斥责的奴隶制度不相上下的工人雇佣条件和居住条件，而这种情况，单就英国来说，在一年中所造成的本来可以避免的疾病和死亡，就比克里米亚战争伤亡的总数还要多得多。而且，容忍这种大规模的痛苦和堕落并为之辩护的人，并不只是商人和贫民窟的房东。在十九